

论京剧「精髓」

马立伟

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的京剧艺术深入人心,历史悠久,是广大劳动人民广为传唱的宝贵艺术财富。京剧中的许多著名的剧目更是经过好几辈老艺术家,苦心钻研,辛勤创造而产生的,从而成为家喻户晓,常演不衰的精品剧目。

而现在许许多多的新编京剧,能称之为“精品”的少之又少,主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掌握住京剧艺术的“精髓”所在。

编排京剧,关键在于一剧之本,如何评判京剧剧本的优劣呢?除了对戏剧所要掌握的一般要求之外,就是要看这剧本是否充分地抓住了京剧艺术的“精髓”所在。

那么,什么又是京剧艺术的“精髓”呢?我认为是京剧艺术所特有的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。也许您会问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不是京剧艺术

所必备的基本功吗?怎么会是“精髓”呢?而我认为京剧艺术的“精髓”就在这一“基本功”里。

我们先说“唱”。这当然是京剧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,没有很好的唱段,决不算好戏,当然这是针对文戏而言,北京人常把“看戏”说成“听戏”,由此可见,北京人对京剧艺术中的唱段是多么的重视和喜爱。

一出“文戏”关键在于唱段,比如历代传承下来的好戏,都是因为这戏中有几段精彩唱腔。比如“捉放曹”一戏,好就好在“行路里的”“听他言吓的我心惊胆怕”那段西皮慢板,还有二黄慢三眼,“一轮明月照窗下”和后面的两段原板,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,当然也有“流水、散板”的衬托,使这些唱腔安排正好适合剧情的需要,“捉放曹”至今极能吸引观众的眼球,就在于有了这么多精彩唱段,当然要演好“捉放曹”这出戏,就必须要把这些唱段唱好。

“文昭关”也有二黄慢板还有两段原板,但在唱腔上有所变化使观众听起来别有风味,在如“乌盆记”它的剧情比较单一,但观众非常喜爱那大段的反调,听起来真是过瘾极了,在加上胡琴流畅的伴奏,真可谓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,上述戏好就好在唱腔美,曲腔妙,演员唱得好。

再如青衣戏中的“三娘教子”,它的剧情较复杂,好就好在它的唱腔安排恰当:三娘的几段唱,再复合上

老薛保的精彩对唱,听起来十分感染观众,在有“锁麟囊”最动听的是“花轿”一场。铜锤花脸的“锁玉龙”和“探阴山”精妙之处都在那高亢圆润唱腔,没有这些好的唱段,还有什么可听的,这就是京剧的“精髓”之处。

我们再说说“念”,在京剧艺术中有些戏是以“念白”为主的,比如“审头刺汤”一戏中的精彩地方就是“审头”一场,戏中的念白富有极高的艺术性,阴阳顿挫,时快时慢,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使观众听起来感到痛快极了。如果没有这样好的念白,就会感到淡然乏味。

说到做派戏,当然要以花旦戏算起来比较多,如《拾玉镯》、《戏娘》等,全看花旦的表演,在戏中的一招一式,一颦一笑,举手投足,都表现的生动灵活,细腻逼真,在如“战宛城”剧里张绣的嫂子这个人物,更是把一个风骚聪明、妩媚的女人演活了,才能把那曹操戏弄得神魂颠倒,险些被张绣所杀,这些戏着重在表演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做派”。

武戏,当然要看功架,它是典型的阳刚之美,它需要演员有娴熟精湛的基功,翻腾跳跃的技巧,更要有美轮美奂的把子功,同时要表演出激烈快速,刀光剑影,短兵相接的白刃仗,在紧锣密鼓的强烈烘托下,表现出威猛、泼辣、剽悍、灵活、勇敢、顽强、勇往直前的夺人气势,它的代表作有“挑滑车”、“三岔口”、“战马超”、“盘肠战”等等。

上面我所说的,就是许多传统剧目久经不衰,常见不倦的主要原因所在,没有好的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、这些必备的京剧艺术“精髓”,一定不是什么好戏;也许有些戏会热闹一时,但不会在长久留存下去。

京剧艺术起源于古老的东方国度,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秀艺术文化形式,现如今已被全世界人民所喜欢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,京剧艺术同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危机,作为京剧人,我们肩负着把京剧事业发扬光大的重任,我们应该推陈出新,继承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要顺应时代潮流,不断革新发展京剧艺术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京剧事业的发展缺少好编剧,缺少好剧本,缺少好作曲,缺少好演员,但我相信京剧事业不会消亡,只要有好的编剧,好的演员,好的作曲,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潜心钻研,琢磨出精品,运用好京剧艺术的“精髓”,灵活巧妙运用好“唱念做打”编排在戏中,一定会创造出好的精品剧目。

翁偶虹老先生真令人怀念,他是文人,但他精通京剧艺术,他写了许多精品剧目,一直在广为传唱。

京剧的精品是挖掘出来的,要在观众中考验,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去接受考验。